

祸不单行

震惊之下，钟义和陈雷不约而同站了起来。

一方面，他们在为符勇担心：九条禁忌其中一条便是“忌精于探索猎奇心太盛者”，如此直接地向主办方挑战，不是明摆着往枪口上撞嘛！另一方面，符勇提出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也想看看，主办方该如何应答。

礼堂的空气在对峙中几乎凝结。半晌，陈岚轻咳一声，示意阿俤递过话筒。

“诸位敢于当面提出批评和质疑，我很赞赏。只是……”陈岚瞄了一眼斜对面的符勇，“对我健康方面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你们提出的前一个问题，刚才阿俤已经替我回答过了。至于后一个问题，我会在游戏结束前，也就是你们留在这儿的最后一天向大家说明。”

符勇冷冷笑道：“只怕我们在座的四个，三个都没有机会聆听，留下来的那个即便知道也什么都晚了。”陈岚不急也不恼，依旧慢慢翕动着嘴唇：“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会明白的。”说完这句话，陈岚的目光刚好停留在岳海洋身上，后者安坐在那儿，不动声色。

阿晶适时接过话筒，对粉丝们说：“时间不早，大家都散了吧。”

符勇嘿嘿干笑着第一个离开。陈雷看了钟义一眼，后者恭谨而立，似在等陈岚先走。陈雷只好暂时驻留，等讲坛的灯熄灭、听众席上的灯亮起方起步。

“我们走吧，岳先生。”钟义对岳海洋说。岳海洋慢慢起身，走到钟义跟前拍拍他的胳膊：“今晚，你须格外小心。”言毕，又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然后背着手往外走。

翌日清晨。陈雷早早醒来，洗漱完毕下到二楼。至1号房前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到一楼用餐时，也未看见钟义的身影。

一顿饭吃得心不在焉，直觉告诉陈雷，又有祸事发生。果然，吃完饭回到客厅，刚巧看到两名安保员抬着一个白布单覆盖的人，从楼上下来往别墅外走。通过露到布单外的长发，陈雷不难判断出事者的身份，甚至对方的死因对他来说都无须做任何猜测。

阿倬和阿晶则站在别墅门口，前者正拿着对讲机低声说着什么，后者抱着胳膊，面目异常冷峻。

陈雷走到茶几边，选了个单人沙发坐下。在他两侧的多人沙发上，一边坐着岳海洋，一边坐着符勇。他们彼此对视着，像要举行一个酝酿已久的三边会谈，却又迟迟没人开腔讲话。

数分钟后，阿倬从门外进来，经过沙发时，朝他们三个看了一眼，但什么也没说。阿倬上楼不久，外面又来了几个穿白大褂、带着大箱小箱以及担架的医护人员，看样子不是园区内的人，他们在阿晶的带领下，脚步格外匆忙。

陈雷缓缓站起，他能觉察到，事情比想象中更加严峻复杂。

“9号（芸姐）死了。”岳海洋两手食指揉着自己的太阳穴，“锥刑。”

“1号（钟义）也出事了。”符勇斜倚在沙发靠背上，仰望着客厅顶端华丽的吊灯，“跟《惊魂来电》里的情节一样，成了活死人。”

陈雷愣怔良久，嘴里嘀咕道：“为什么会是他们？”

“你认为该轮到谁？”岳海洋停下手上的动作。

陈雷哑然。岳海洋也不追问，转而谈及钟义：“其实，钟先生遭此厄运，倒在岳某意料之内，昨晚我还特意提醒他，要他小心。”





“哦？”符勇饶有兴致地倾过身子，“你的依据是什么？”

岳海洋捏着一只水杯，在手里慢悠悠地转着：“跟苏成、高宛、马聪、慕容恪一样，触犯了陈岚老师设下的禁忌。”

“什么禁忌？”陈雷慢慢坐回原位。岳海洋斜睨符勇，后者持以同样的疑问。

“那次在望湖楼，钟先生讲了个名叫《空壳》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吧？”岳海洋的目光在陈雷和符勇之间逡巡。

符勇点头：“当然，这个故事跟岳先生讲的《寄生》并列最高分，因此获得主办方的嘉奖。可钟先生变成‘活死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岳海洋停止旋转手里的杯子：“私下里，钟先生跟我聊过几次。他告诉我，自打那次经历之后，他便开始对睡眠产生了恐惧，进而引发感知觉障碍。他总觉得一闭上眼睛，就有无数看不清面目的孩子拽着他，把他拖入一个无底黑洞，怎么都爬不出来。

“有一次，因为太过于疲劳在课桌上睡着了，直到三日后才醒来，对其间发生的事情，他全然不知，只记得自己一直在黑洞里拼命地往外爬啊爬。后来，这种现象又发生过几次，且一次比一次昏睡的时间长。他很担心，将来的某一天睡过去，再也无法醒来。”

符勇啞地吸了口气。岳海洋知道他想问什么，示意对方少安毋躁听他继续讲下去：“《濒死体验》讲完之后，高宛死了，后来大家都认为，他的死是因为触犯了知觉障碍和噩梦缠身这个禁忌。其实，高宛患的是睡眠瘫痪症，这个他已经明确说过，是大家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概念。

“如果说高宛的死必须跟九条禁忌的其中一条联系上，现在看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过度封建迷信。真正遭受知觉障碍困扰的是钟义，《惊魂来电》一讲完我就知道，接下来该轮到他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陈雷立刻提出异议：“那文徵呢？好像《重度感染》对应的才是知觉障碍吧？”

岳海洋摇摇头：“陈岚老师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把每个故事所暗含的意义变得似是而非。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主办方正是利用这种心理，通过故事内容引诱人格缺陷或犯有过失者主动触犯禁令。如果非要给出个清晰的界定，从医学层面上，《惊魂来电》里的活死人现象才更贴近知觉障碍。”

陈雷还想争辩，岳海洋用手势压住了他：“至于文徵，她触犯的是哪一条，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吧？”

陈雷当即一愣，避开他的视线。

符勇快快不快：“别在这儿娘们唧唧的，说！”

“我答应过她不告诉别人的。”陈雷迟疑了片刻，又说，“算了，都这个时候了。我和文徵一起逃走的那天晚上，她曾跟我说过，她到这所庄园的前一天，她的母亲刚刚过世。但思前想后，她还是顶着各方压力参加了这次粉丝见面会。她说，不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是她的不孝，而错过这次与偶像面对面的机会，也将是她一生的遗憾。

“最重要的是，她是个记者，捕捉有价值的新闻是她的天职。当主办方宣布了九条禁忌后，她感到非常害怕。她担心所有参与招募的粉丝，早已经被主办方摸清了底细。后来，4号（高宛）和3号（岳海洋）相继出事，而她就住在2号房，她认为厄运很快就会轮到自己。所以亲眼目睹岳先生的遭遇后，她吓得根本不敢回自己的房间……”

符勇插话：“可文徵小姐跟其他人不一样，她的死属于意外。”

“你真这么认为吗？照这个逻辑，所有出局的人哪个不算意外？”岳海洋嗤笑一声，重新转起手中的杯子，“这本就是场必须犯规的游戏，从踏进这扇门的那一刻起，你的死亡时间就提前被决定了。”

“哦？”符勇挑了下眉毛，“严格来说，岳先生也算出过一次局的人了，不知你犯的是哪条规定？”





岳海洋手一抖，杯子啪地磕在茶几上，登时崩出几道裂纹。

所幸陈雷及时岔开话题：“咱们在这儿聊得热闹，钟先生还不知什么情况呢，要不，咱们上去看看吧？”

“我看是凶多吉少。”符勇重新倚回沙发靠背上，“早上从二楼楼梯口经过，见他的门半开着，以为他起床了。进去一瞧，发现人还躺在床上。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会，我觉得有点不对，就过去拍了他两下，见还是不醒，我赶忙通知了驻在别墅里的医护人员。医生做了检查，发现生命体征虽在，大脑却丧失了反应。于是，医护人员又通知了阿倬和阿晶。”

“也许只是睡得沉了些，又或者，他的老毛病（知觉障碍）又犯了。”说着，陈雷起身就要往楼上走，“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就在此刻，两名医护人员抬着钟义从楼上下来。

“他怎么样？”陈雷跑过去问跟在后面的阿倬。

阿倬脸色阴沉，一旁的阿晶回答了他：“初步诊断是格林-巴利综合征，但还需做进一步分析检查。”陈雷望了一眼担架上的钟义，后者眼睛紧闭，嘴唇微张，额前潮红，两颊蜡黄，似在熟睡，却又有三分死相。

回答完，阿晶随医护人员一同走出别墅，阿倬却在客厅茶几边停了下来，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对面的符勇，后者也半带挑衅地看着他。

对峙了五六秒钟，阿倬大步离开。陈雷颇为不解地望向岳海洋，后者嘴角向上挑起，露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

讲故事的时间又到了。此刻，讲坛前的座位上只剩下岳海洋、符勇和陈雷三人。

“朋友们。”陈岚老师开口了，“写一个故事好比织一件毛衣，需要一针一线地缜密构造，听一个故事则好比拆一件毛衣，只有抓住最关键的一条线，才能庖丁解牛般一拆到底。总之，听故事跟写故事一样，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如果你足够聪明，也许听不到一半便会豁然开朗；如果你反应迟钝，只怕到了最后一刻还云里雾里。今天所讲的故事，既考验你的智商，同时也会非常恐怖。所以请保持涵养，不要随时惊叫出声，故事的名字叫作《噩梦推演》。”



噩梦推演

楔子 腐肉

突如其来的一声炸雷，打破了午夜的静寂。

睁开眼，闪电将卧室映得亮如白昼。起身关好窗子，躺回床上欲继续睡去，却听到耳畔传来哗哗的水声。

仔细分辨，水声并非来自窗外，而是不远处的洗手间。记得洗完澡之后水龙头关掉了啊，怎么还在响？

疑惑地起身，开灯。推开洗手间的门，见地板上的水积了有二指深，而浴池里满当当的水卷着泡沫仍在不断往外溢。

肯定是浴池的排水管和墙角的下水道都堵了。蹚着水先走到墙角，揭开管道顶端的盖子，果然，里面堵着一团湿淋淋乱糟糟的乌发。伸手将头发拽出时，感到甚为费力。用力一拔，竟带出一团腐烂的肉皮和几小块儿碎骨。

惊恐万状地向后退去，不慎脚底一滑跌在浴池边。就在此刻，浴池的泡沫中浮起半截白骨森森的身子，一只仅剩少量皮肉的手颤颤巍巍地朝这边探了过来……

车祸

她在剧烈的疼痛中醒了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两条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衣服被周围的灌木刮得稀烂，右臂受伤处仍在不断流血。

头昏脑涨地坐起身，只见天色暗淡，马路边亮着昏黄的灯光。摸摸身上，除了裤袋里一只钱包外别无他物，而钱包里只有一摞零钞和几张银行卡。分不清时间辨不明地点，搞不懂自己为何会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连自己姓甚名谁一时都难以想起。

两侧的马路上行人稀少，仅偶尔有汽车快速驶过。她踉踉跄跄站起，尝试着走出绿化带，不料刚迈出一步便扑通摔倒在地，紧接着左脚踝撕心裂肺般疼。

四处张望中，她看到一名身穿制服的男警察远远朝这边奔来，边跑边喊，似在喊一个人的名字，那两个字她听起来有些耳熟。

“杨茜，你怎么样？伤在哪儿了？我看看。”男警察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不算很帅，但身材结实有型，他在看她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温柔与关切，看完伤势便小心翼翼地把她往身上背，“你忍着点，别乱动，我送你去医院。”

杨茜。对，这应该就是她的名字，可他又是谁呢？一动脑筋，便开始头疼和眩晕。

男警察背着她跑了四五十米，登上一辆刚从一座豪华别墅里开出来、好像执行完某项任务正准备离开的警车。

车里有四个人，除司机外都穿着制服。一上车，男警察便吩咐司机说：拜托先去一趟军区医院。司机爽快地应了声“好”，马上掉头。

“叶枫，你女朋友伤得可不轻啊，咋回事？”一个戴着白手套、白口罩的高个儿警察问。

叶枫，是男警察的名字。杨茜揉着发涨的太阳穴：我什么时候有一个做警察的男朋友？

“被人撞了。”叶枫愤愤地说，“我刚在外面抽烟，正巧看见，司



机非但不停车反而猛踩油门跑了，真他妈不是东西！”

另一个个子稍矮、同样戴白手套白口罩的警察问：“司机呢，逮着了么？”

叶枫摇摇头，但并不气馁：“路边有监控，他逃不掉的。”

高个儿警察说：“人没大事儿就好，以后过马路可得小心。”

“就是。”矮个儿警察附和道，“叶枫你也太粗心大意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也不多看着点，万一出什么岔子有你后悔的！”

“不是这段时间忙嘛。再说，我有阵子没见着杨茜，以为她生我的气躲着不再见我。”说着，叶枫满怀歉意和疼惜地把杨茜往怀里揽紧了些。

两名警察不再多问，继续围绕收集到的部分人体组织和骸骨残片展开讨论。他们私底下看起来十分要好，但在一些相左的观点上争执得十分激烈。

杨茜静静地躺在叶枫怀里，两眼茫然。

听了片刻，她大致知道，就在刚才那幢豪华别墅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叫黄俪，是在国内演艺界和歌唱界都颇有盛名的大明星，同时也是别墅的主人。她死得非常惨，初步判断系被人杀死然后剔肉腐骨，残渣冲进了下水道。是物业发现洗手间持续溢水，前去检查时发现异常才报了案。

讨论过程中，一名看起来三四十岁、被称作“朱队”的警察始终一言不发。他更多时候不是聆听部属的意见，而是把目光停留在杨茜身上，似乎发现了什么令他感兴趣的东西。

噩梦

病房内。

叶枫给杨茜喂完饭准备离开时，杨茜叫住了他。



“叶枫。”三天来，杨茜第一次开口说话，也是第一次喊对方的名字。“嗯？”叶枫笑容可掬地转过头，“你叫我？还以为你打算永远不理我了呢。”

“对不起，不是我不理你。”杨茜指着自己的脑袋，“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叶枫把空碗搁在一旁的小桌子上，慢慢坐回床边：“大夫帮你检查过了，主要是大脑遭受撞击导致的创伤性失忆，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会恢复的。”

杨茜脸色苍白地苦笑了一下。

叶枫有几分心酸，又有几分不甘：“以前的事……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么？”杨茜点点头。叶枫暗自叹了一口气，扶起杨茜，把她脑后的枕头放平：“你先睡会儿，我晚上下班再来看你。”

“你别走。”杨茜抓住他的手，“我一个人害怕。”叶枫举目四顾：“这光天化日的，你怕什么？”杨茜的手攥得很紧，嘴唇哆哆嗦嗦，“你听……”叶枫侧耳细闻，除了隔壁洗手间传来马桶冲水的声音，其他什么都没听到。

“睡会儿吧。”叶枫把杨茜平放到床上，轻轻拨开她额前的一缕长发，“楼里这么多医生护士，他们会照顾你的。”

“不行。”杨茜死死抓住他的手，“我一睡着就做噩梦，特别害怕。”

“你梦见了什么？”叶枫感到好奇，他想知道，失忆的人会做什么梦。

“在一个房间里，洗手间的水哗哗流着。进去之后，我发现浴池里的水满了，地上也积了很深的水。于是，我就去查看墙角的下水道，看是被什么东西堵上了……”说到这儿，杨茜连打了几个冷战，在叶枫的再三鼓励下，才继续讲道，“我看到里面有一团头发，我把手探进去想把头发拽出来，结果……结果拽出一团腐烂的皮肉和一些碎骨头……”





叶枫谨慎地插话：“是动物的还是人类的？”

“不知道。我很害怕，就往门口退，却不小心滑了一跤摔在浴池边。这时，浴池的水中坐起一个人，不，应该说是一副骨架，因为他身上的肉几乎都被剔光了……”杨茜缩回手，紧紧抱着自己的双臂，两腿亦跟着拳起来，“这个梦太恐怖了，可更恐怖的是，这几天我一直在做这个梦。”

叶枫听完不觉一身冷汗，但他尽量克制住不安和惊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估计你在车上听到我们谈案子的事情，心里受到影响才会做这样的梦。”

杨茜点了下头：“可能吧。”

叶枫吐出一口气，看看左腕的手表：“我得赶紧走了，下午两点还有个会。”刚好一名护士端着托盘推门进来，叶枫匆匆起身对她说，“拜托你帮忙照顾一下，谢谢。”说罢，他冲杨茜微笑着摆摆手，快步跑出房间。

刚出病房的门，叶枫便被叫住了。转头一看，见一中年男子正在洗手间门口抽烟。

“您是……”叶枫仔细打量对方，待中年男子摘下遮阳帽，才认出他来，“朱队，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朱队捻灭烟头，丢到垃圾桶里，冲他招招手。叶枫狐疑着走过去：“下午两点有会，我正准备赶过去呢。”

朱队重新戴回遮阳帽，朝走廊里快速扫了一眼，似乎怕别人认出他来：“我给改到下周一了。”

“也不早说，看把我给急的。”叶枫挪开一步，指指不远处的楼梯口，“咱换个地儿说吧，这儿味儿不好。”朱队站着没动：“不用了，就几句话。”叶枫迈开的脚只好收回来，“什么事啊领导？”

朱队下巴朝病房一挑：“杨茜情况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外伤也就算了，还失忆，连我都不认识了。整天紧张兮兮的，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叶枫撇撇嘴，“我觉得她挺倒霉的，

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

朱队举手打住：“我的意思是，她什么时候能出院？”

“估计还得三五天吧，这只是针对外伤而言，记忆的话，就难说了。”见护士从病房出来，叶枫跟她打了个招呼，然后问朱队，“您来就为问这个啊？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五天。”朱队简单盘算了一下，“正好赶上下周一的会。”见叶枫如坠云里雾里，朱队直接告诉他，“是这样，我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

叶枫扑哧笑出声来：“不是吧，您还认识导演或剧组的人，我怎么不知道？”

朱队的神情相当严肃：“我跟局长已经初步沟通过了，按天发报酬，一天300元。”

叶枫的笑慢慢收回来：“你打算让她做什么？”

朱队沉吟片刻，缓缓吐出八个字：“复活死者，还原现场。”叶枫大致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下意识地朝病房看了一眼：“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她未必会同意。”朱队似乎对此胸有成竹：“没关系，我来就是想跟她当面谈一谈。”

罪案现场

刑侦大队会议室。

朱队翻完最后一页材料，把烟蒂摁灭在面前的烟灰缸里。他看看表，对坐在会议桌两侧的部属们说：“不等了，我们开始吧。”

叶枫再次确认笔记本电脑和幻灯机之间连接无误，然后在朱队的示意下开始汇报工作：“有关案子的情况，我们前期已有过大致了解，经过这几日的实地勘查、走访与调研，又有不少新的发现。今天的会



议，主要目的就是基于这些新的素材，展开分析和论证，以便就下一阶段的任务做出更科学合理，以及更有针对性的安排。”

说完，他轻点了下鼠标，会议桌前的大屏幕上随即弹出一张女人的照片。那女人十分优雅地坐在镜头前，光芒四射、风华绝代。

“黄俪，女，1973年生，现年41岁，湖南衡阳人。1995年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影视表演方面的工作，其主演的《清河谷》《桃花庵》《孽缘》等作品在观众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009年步入歌坛，连续发表6张音乐专辑，并于2014年3月在天化成功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

“黄俪出身贫寒，所以成名后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据不完全统计，出道以来她给各界提供的捐助总额已近3000万元。受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黄俪微博的粉丝规模已是千万之巨。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当今国内女星中备受敬仰的大姐大之一。虽然事业、经济、名望上收益不菲，但由于种种原因，黄俪至今一直单身。

“据与其合作过的导演、演员，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黄俪为人谦逊、低调，跟任何人都能够和睦相处，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此外，她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没有产生过绯闻，也没有跟人结过仇怨。事发前三天，经纪人崔琳刚替她接下一个广告代言，就在要签约的时候，黄俪突然消失了，怎么都联系不上。

“三天后，也就是2014年3月19日凌晨，黄俪所居别墅的保安，在其寓所的洗手间内发现少量疑似人体碎骨。接到报案，我们的人员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并提取了部分组织样本。经DNA鉴定，骸骨的主人正是失踪三天的大明星黄俪。这是昨天我们在下水道深处最新发现的部分残骸及死者的遗物。”

随即，大屏幕上的画面切换为几小块发黑的碎骨和一对梨形祖母绿钻石耳环。

朱队示意暂停播放，就大屏幕上的画面问询坐在叶枫对面的两位部下：“小陶、小郑，你们怎么看？”



高个子警员先发表意见：“最新发现的骨骸虽未经过详细鉴定，但基本可以确认跟之前发现的属于同一人。另外，通过跟前一张照片对比我们还能发现，该耳环的主人正是受害者黄俪，这对确认其身份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凶手杀死受害者后先进行了肢解，剔除内脏和所有肌肉组织。然后将剩下的骨骸用斧头砸碎并用强酸腐蚀，大块儿的连同内脏埋葬在某处，渣滓和小块骨骸通过下水道冲走。”

叶枫点点头：“小陶分析得有道理，我赞同他的看法。”

朱队未置可否，问矮个儿警员：“小郑，你呢？”后者则摇摇头：“我倒觉得，现在看到的不过是凶手抛出的烟幕弹。死者虽是个女人，也总得有个一百来斤重吧，可眼下发现的只是极小部分人体组织，剩下的哪儿去了？我们找遍了整条下水道，再没有发现，院子里也没有，所以我认为死者的寓所并非第一案发现场，凶手在下水道口和稍深处的位置丢有残骸，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如果被牵着鼻子走的话，只能离真相越来越远。”

小陶当即反诘：“城市排污系统都是相通的，你就查了一条下水道，怎么就能肯定寓所不是第一现场？况且一周连下四场暴雨，就算留有痕迹，也早被大水冲没了。”

小郑也不示弱：“那院子里也没搜着啊，你不是说大块的埋藏起来了吗？”小陶撇撇嘴：“我又没说一定就藏在院子里啊，白痴才会这么想。”小郑噌地站了起来，“嘿，争论归争论，搞什么人身攻击呢，谁白痴呀……”

叶枫似乎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皱着眉毛看了看表，下意识地瞥向门口。朱队则用钢笔敲敲一侧的水杯，意思是让他们闭嘴，但二人依然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住口！”朱队猛拍了下桌子。小陶和小郑立刻噤声，叶枫也吓了一跳。就在此刻，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朱队余怒未消。杨茜推开门，见朱队黑着脸，不免有些

紧张地躬了下身：“对不起，路上堵车我来迟了。”

看到杨茜，朱队的脸色立刻舒展了许多：“没事儿，我们也刚开始，里面坐吧。”杨茜一颠一颠走过去，挨着叶枫坐下。

缓兵之计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朱队把右手伸向杨茜的位置，“这位是杨茜小姐，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经局长特别批准，即日起将成为我们专案组的临时一员。”

言毕，朱队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小陶、小郑和另一名做记录的警员跟着鼓掌，但脸上带着疑惑和不解。

“由于死者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处理不好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尤其一些低年龄粉丝群体，他们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承受力，对他们的冲击会更大。所以局里要求，此事务必严格保密。”简单做了背景阐述之后，朱队继续介绍杨茜，“或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杨茜小姐无论是形体还是外貌都与黄俪本人比较相像，而且从事的也是表演行业，之前还在一次选秀大赛中，因成功模仿黄俪而获得大奖。正因为如此，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她将发挥两项重大的作用。”

小郑插嘴：“您的意思是，让杨茜小姐假扮黄俪，继续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让外界都认为她还活着？”朱队点了下头：“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作为缓兵之计，这个任务不可能长久。毕竟假的真不了，早晚会展露出破绽。所以杨茜小姐的另一项作用，就是通过角色复活和情景再现，最真实地还原案发现场，协助我们尽快破案。”

小陶和小郑对视一眼，而后一起望向叶枫，后者则侧目看着杨茜。

杨茜明显底气不足：“她40岁，我才22岁，除了年龄，还有讲



话的口音、动作习惯、性格气质、生活经历等都不一样，别说父母亲朋，光经纪人那关恐怕就过不去。”

“黄俪极擅保养，其形体外貌跟你的差别本身就不是很大，而且我还找来了业界比较资深的化妆师，所以年龄方面应该不是问题。”说着，朱队把手边的资料稍作整理，拣出一部分朝杨茜推过去，“这是黄俪生前的演出录像、剧照、生活背景资料、家庭关系、日常联络人及近期活动的清单，你回头仔细研究一下。”

杨茜接过，随手翻了一下，合上，两手撑着额头。

之前在医院，朱队跟杨茜谈过一次，后者虽有点矛盾和纠结，但最终双方还是达成了初步意向。而今日看来，杨茜似乎有点想要反悔的意思。

于是朱队赶忙安抚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不小压力，甚至还触犯一些忌讳，比如假扮死者、住进死者的寓所等。但我相信，所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即便出现什么娄子或麻烦，还有我们呢，要相信我们的驾驭能力。有什么需要或问题随时跟我讲，当然，小叶也会在暗中给予保护和帮助。”

杨茜抿了会儿嘴唇：“我会尽力的。”

朱队露出满意的笑：“OK。那……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问题……”

会议结束时刚巧中午，叶枫带杨茜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然后开车把她送回城西的租住地。

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十分温馨，床头的墙上贴满了杨茜在校时的演出照和各类明星照片，其中以大明星黄俪的最多，杨茜对她的喜爱和崇拜由此可见一斑。叶枫暗自叹了口气，因为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哪怕是他跟她的合影。

杨茜未留意到对方的失落，有些茫然地看着屋内的一切。

“我觉得，个人东西还是少带的好，毕竟从明天起你就是大明星黄俪，生活中的杨茜暂时就不存在了。”叶枫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酸溜





溜的。

杨茜在床边坐下来，一手抚摸着整洁平整的床单：“我什么都不带，就是回来看看。”叶枫跟着她一起坐下来：“这是我妈亲手织的粗布床单，一共两条，我弟弟一条我一条。我妈说纯棉的床单铺上去健康环保、舒适软和，可我把这条送给你之后，你却说太粗糙有点拉身子……”

“叶枫。”杨茜转过头望着对方，“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无法恢复记忆，我们的感情也回不到过去，该怎么办？”叶枫显然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显得相当局促不安：“不会的，肯定不会，你一定能好起来的，相信我……”

看到他紧张的样子，杨茜抿嘴笑道：“我只是随便说说，除了你，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爆响，窗玻璃震得嗡嗡直颤。杨茜惊叫着缩进叶枫怀中，后者循声望向窗外：“没事，打雷而已。”杨茜哆嗦着举起一根手指，叶枫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见洗手间的一扇窗子没有关，正在风中剧烈摆动。

安抚好杨茜，叶枫起身去关窗。扳上锁扣的刹那，一只大鸟从远处飞来，“砰”地撞上窗子，玻璃上顿时炸出无数裂纹。大鸟挣扎了几下，从窗台翻滚着落了下去。

玻璃上留下一团红色的血浆，在风雨的协助下，血浆随着玻璃的裂隙慢慢散开，逐渐绘成一张类似人脸的图案，这又引得杨茜一阵惊叫。

易装

化妆师点完最后一笔，后退两步，认真端详自己的作品。